

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

子凡詩集

迴音



洪天賜教授捐贈

本書獲得

馬來西亞 福建社團聯合會

雪蘭莪福建會館

“文學出版基金” 1978 年度

“詩歌組” 優秀獎

並由該基金資助出版

目錄

① 子凡的詩路歷程

——《迴音》代序……洪浪

⑦ 屋外的廣場

⑨ 晨光

⑪ 過濾

⑬ 列車

⑮ 鞋子

⑰ 夢

⑲ 成熟的果園

⑳ 嘔吐

㉑ 老朋友

㉓ 酬神戲

㉕ 故鄉寄來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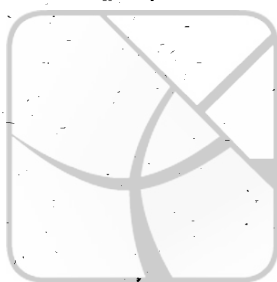
㉗ 燃燒

㉙ 迴音

㉛ 相望



- ③5 夜空
- ③7 海
- ③9 獻
- ④1 回歸
- ④3 戲
- ④5 Amoeba
- ④7 雨
- ④9 牆
- ⑤1 河
- ⑤3 吶喊
- ⑤5 瘋人院
- ⑤7 預言
- ⑤9 葱
- ⑥1 烟頭
- ⑥3 幻滅
- ⑥5 萬里長城
- ⑥7 政見發表大會



- ⑥9 吃的藝術
- ⑦1 盲腸
- ⑦3 筷子
- ⑦5 梅花
- ⑦7 石猴記
- ⑦9 營火之外
- ⑧1 水的精神
- ⑧3 看史十六行
- ⑧5 年糕
- ⑧7 風景
- ⑧9 我們
- ⑨1 揮春佬
- ⑨3 當我死後
- ⑨5 如此而已
- ⑨7 精武山的早晨
- ⑨9 名字
- 101 與某人對奕



子凡的詩路歷程

——迴音——

代序

洪浪

(一)

子凡變了——我曾在幾個場合聽人家這樣說，有的帶着幾分遺憾和不滿，有的則感到欣慰。在我自己的感覺上，子凡確實在變，但我爲他的變感到無比的欣慰。

子凡的變可不是趨時媚俗的搖身一變，也不是故弄玄虛的江湖術士的變，子凡的變是一株植物由發芽生根、抽葉開花以至結果的合乎一切生物成長過程的變。是的，與其說子凡在變，倒不如說子凡正在趨向成熟更加恰當。

從他的詩集《鞋子》（1975年），到《嘔吐》（1977年），以至於近兩年來散見各報刊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窺見一個青年詩人在生活上、在藝術創作上不斷地開拓挖掘，不斷地摸索前進的身影。

他對生活和藝術的熱情和執着，使他不曾對已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而停滯不前。相反的，他無時無刻不在嚴格要求自己，充實自己，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以求完美無缺，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又一次新的嘗試，新的實驗結晶。正是這種苦心孤詣的嚴肅認真態度，正是這永無厭足的精神，使人產生“子凡在變”的感覺，也正是這態度和精神使他跟那些寫了十多年詩，卻仍在老路上來回逡巡，一成不變的僵化、退化了的老不長進“詩人”，形成強烈的對照。

(二)

從作品的整體風格來看，子凡大略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在初期，他像個尚未老于世故的孩子，帶着幾分童稚的天真和少年的輕狂，闖進這光怪陸離、五花八門的世界來，眼光貪婪地四處搜索，試圖從每一件新奇的或平凡的事物中窺探和捕捉生命的圖景和隱藏在這圖景背後的意義。

無論是一瓶假花、一根草、一隻鳥兒、一個窗子、一雙鞋子、一尊石像、一排列車，還是一隻在欄內打着鼾的肥豬，都引起他無限的遐思和聯想。（查閱《鞋子》）

也許直接或間接地受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初期的子凡對於“自我”的探尋和確認，以及對於人的“現實存在”諸般問題，如生命、死亡、痛苦、絕望等等現象，有着十分濃厚的觀照的興味。

從一瓶假花，詩人看到“浮空的存在”，“無根的生命”（查閱《鞋子》：假花），列車突然煞車時，身體被拋向前的剎那經歷，令他聯想到“無限生命的姿身”“痛苦地持在空間”的吃力狀態（查閱《鞋子》：列車）。

詩人雖然意識到生命的微末、恍惚、短暫、脆弱、荒謬和無目的性（我們只不過是一股塵埃／時間的飛車飛馳過／引起的一陣小小的騷動……／一陣騷動後一切靜止／也只不過是對大地有所交待／我本是微塵一撮／成於偶然的捏造／還帶了幾分水的懦弱。——查閱《嘔吐》：回歸），可是他並不因此而掉入頹廢消沉的泥淖中，以至於否定生命的價值。對於詩人來說，生命乃不斷的自我的擴張，像一粒種子，他“

感到世界無比的豐盈和充實／自覺生命是無邊際的等待”，等待着以“無限擴大的生機／迫切和外界的時間空間相契合”，“生命正以全部的複眼／情人般地凝視着”他“生命的突破”。（查閱《鞋子》：種子）

儘管“死”是無可避免、無可挽回的事實，但像花朵的開放與凋謝一般，他“深深地感知生命／延續在我不斷擴張的內部／生命的喜悅／表現在不斷地生／不斷地死／孤獨地孕育着／一個燦爛的夢／爲了實現那一個夢／凋謝也值得”。（查閱《鞋子》：凋謝的花）

正因爲有了這樣的認識，他頑強地執着於生命，在午夜夢迴時，他意識到自己似有一顆腦袋，“在世界的一角／頑強地思想着”（查閱《鞋子》：過濾）。儘管他自比爲“一只微小的阿米巴”，但經歷千變萬化，“却還堅持着一粒小小的核／一個小小的清醒”。（查閱《嘔吐》：阿米巴）

詩人不但肯定了個人生命的價值，而且最終還領悟到個人的存在必須與群體的存在連在一起，他強調一個人，尤其是一個詩人，是無法跟他處的現實社會和時代隔絕的。他近期的詩作《讀報》就是這個看法的表白：

厭倦也罷
吾不欲觀之也罷
非禮勿視也罷
我閉上眼睛，輕輕鬆鬆
沉醉在美夢中

拋在地上的
新聞仍然熊熊地燃
燒，火勢蔓延蔓
延到我的天
地，把我的
夢燒掉。

不單如此，詩人更進一步認識到“我們活着像一堆煤／只有燃燒／才能忘掉戰爭／忘掉死亡／忘掉人類歷史的辛酸”（查閱《嘔吐》：燃燒），他的內心像火山一般“充滿了熱情和憤怒”，由於“閉口已太久了／憤怒已湧到唇邊”，他要爆發，要“震撼大地／搖醒這個世界”。（查閱《嘔吐》：火山）

這積極干世的樂觀精神，跟另一些受了存在主義哲學負面影響而自我迷失的孤懸架空、遠離現實，還洋洋得意，自鳴清高的“現代”詩人的表現形成強烈的對比。

（三）

在第二個階段中，子凡已漸漸地把目光由“自我”移開，透過現實生活的繁雜表象，他試圖對一些比較本質性的問題凝視。當他把觸角向外界伸探得更遠時，無可避免地碰着了現實的黑暗，他在“深得溶人的黑暗”中，並沒有迷失自己，不，他一點也不甘心妥協，不願意被溶化掉，而“猛吸那截短得灼唇的／烟頭／照見自己”。（查閱《迴音》：烟頭）

他要像水那樣，在常溫下，只管灌溉大地，在寒冷壓迫下，他“展示固體的堅固”，而遇熱則“沸騰”、“灼燙”、“向上”。（查閱《迴音》：水的精神）

生活對於他來說有如一局棋，縱然“明知非輸不可／還是下定了／即使只吃得一兵一卒／只剩下一殘兵敗將”，他也毫不介意和畏縮（查閱《迴音》：與某人對奕），對於外界環境的壓力和命運的挑戰，他表現得那麼漠然，那麼堅和韌。當“大合唱”從“滔滔江河一瀉千里”到“猶疑成／一大片／沼澤”；當伙伴們“喃喃的夢囈和鼾聲”“越唱越壯懷激烈越不知所云”時，他仍然堅持着那一個“小小的清醒”，珍惜着那“一兩個被寒流冷醒的／用不甘心的枯枝／撥動篝火餘燼／飛起的幾顆／星火”。（查閱《迴音》營火之外）

（四）

子凡從初期的帶着幾分童真和輕狂對生命作走馬看花的初探，進入中期對生命的直視凝思，再進而步入近期的對歷史文化的冷峻的解剖砭刺。從滿桌凌亂的麻將牌，他看出那些以“萬里長城長又長”來炫耀於人的老大民族的敗類如何的不長進，讓那“牆倒城塌”，留下一堆文化廢墟，終須“目不識丁的／工人來收拾”。他看見那“最講究吃的藝術”，“最會吃的民族”，吃完了山珍海味之後，“竟吃起秋海棠葉／吃起自己的手足”來。從“打老遠切斷／運來應節的”梅花，他看到此時此地的“斷不會生根的／只燦爛一陣子喧嘩一陣子”，只能叫人“快樂”一陣子，叫人“回憶”，叫人“傷口發炎”的被截斷移來的所謂中華文化的真相。他從街頭揮春老人的蓬頭毛筆聯想到街上“滴墨不蘸”的“來來往往的蓬頭毛筆”，文化喪失症患者的可悲形態。（查閱《迴音》：萬里長城、吃的藝術、梅花、揮春佬）

在對自己所源出的民族文化和精神面貌的解剖和展示中，子凡並不像台、港那些“自我流放”的貴族吟遊詩人那樣，以自己民族文化的衰敗落後面爲恥，相反的他能看出民族文化傳統中光輝燦爛的另一面，而加以熱情的詠唱。在《年糕》一詩中，他非常恰當的把自己民族長期以來奮鬥創發克服重重困難的堅韌苦幹精神，比於那從糯米歷經磨練製成的、又韌又粘的年糕的靈魂。

(五)

在寫作技巧上，子凡不着重於對生活現象的正面、直接的描述刻畫，而是傾向於從個人的實存處境出發，省察和分析時代與社會給予他的壓力以及他跟週圍環境的週旋博鬥。因此他大量採用象徵的手法，大大依賴於聯想作用。有時候過度的聯想會造成他的某些（極小部份）詩作比較晦澀難懂，使他與普通讀者群衆的溝通產生一定程度的障礙。

應該指出的是：即使是這一小部份比較晦澀的作品，跟那些以標新立異、矯揉造作，“故意扭斷文法的脖子”的精神錯亂和官能倒錯者的文字遊戲，仍然有着本質上的巨大差別，不能同樣看待。

(六)

無論是在內容、題材的開拓上，或在表現技巧的磨練上，子凡都仍在不斷的嘗試、實驗中。我們從他近期的作品裡可以清楚看出他力求創新、力求多樣化的一番苦心。我們可以預期，子凡的詩將會更趨成熟，更趨凝練，更趨精純。

屋外的廣場

屋外的廣場，另一種
主義正在刺痛地挑畔

屋內的床第
妻和我正在調情

這兩個雖屬不同的世界
我們野草般的百姓
只知生命不願意地被開放
給蹂躪踐踏而無所作爲

（屋外的廣場，另一種
主義正在刺痛地挑畔）
我和妻野草般的百姓
已相互瘋狂似的緊緊纏繞
一絲不掛地陷入
人類卑賤的歷史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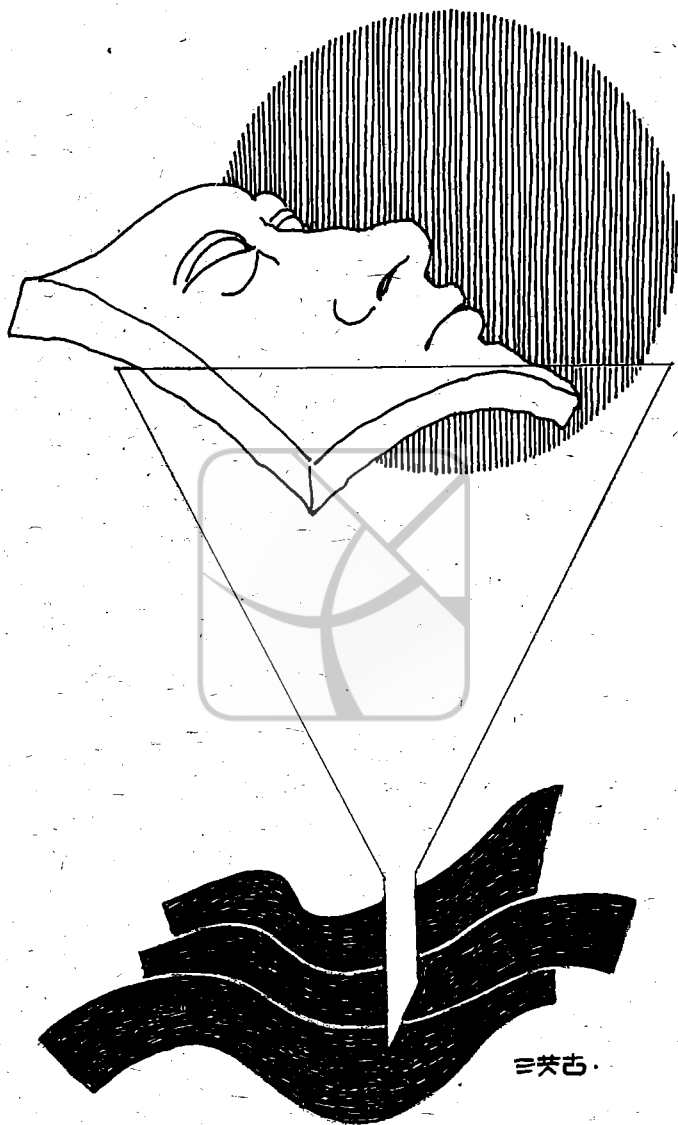
晨光

只要晨光輕輕地把我們的夢戳破
我們便得醒來
辛勤地干活

這是一塊貧乏的土地
一株稻草般站立着的
兒子怔怔地望着這世界
未識它的容顏
我們的血汗已被吮吸完盡
營成市儈過多的脂肪
浮現在社會表層

兒呵！只要晨光輕輕地
把我們的夢戳破
我們還是毫無怨言
辛勤地干活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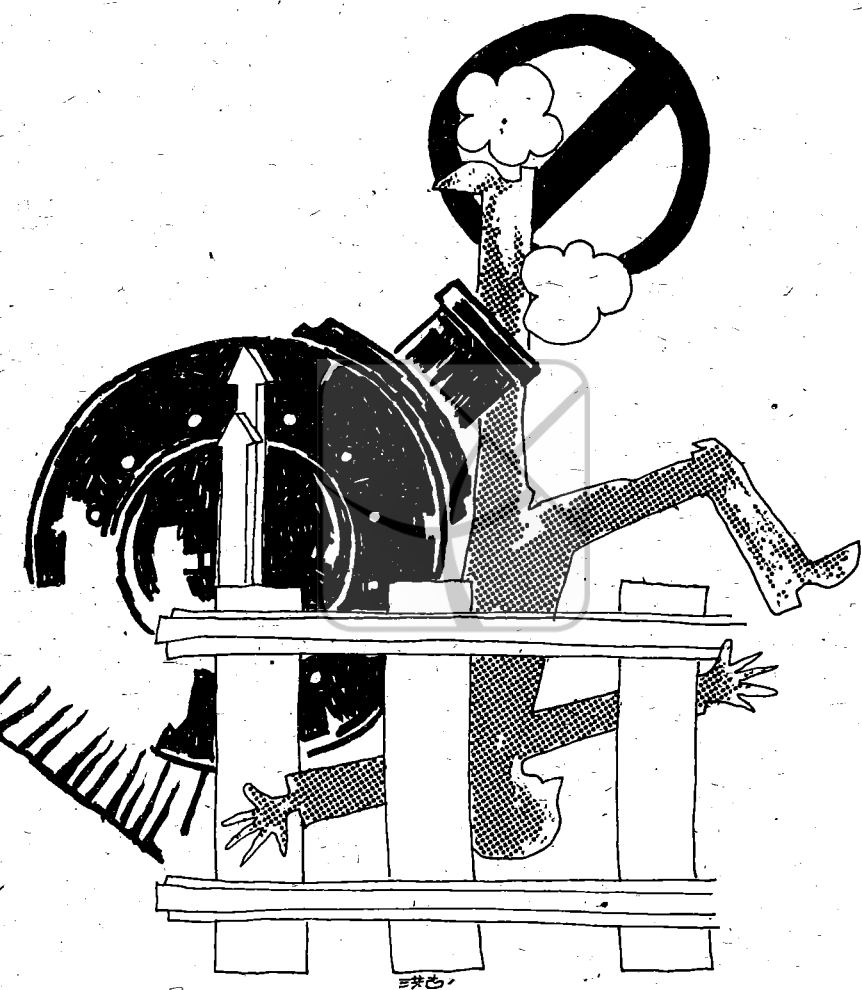
過濾

過濾後的溶液
餘下個粒
在粗白的過濾紙上
爲不能消失自己而哭泣

午夜，我被哭聲驚醒
看到自己的軀體
在時間的過濾紙上
一半已濾出
只留下一顆腦袋
在世界的一角
頑強地思想着

我心忽感到一陣劇痛
感覺自己未經咀嚼
便被現實吞下
哽在喉頭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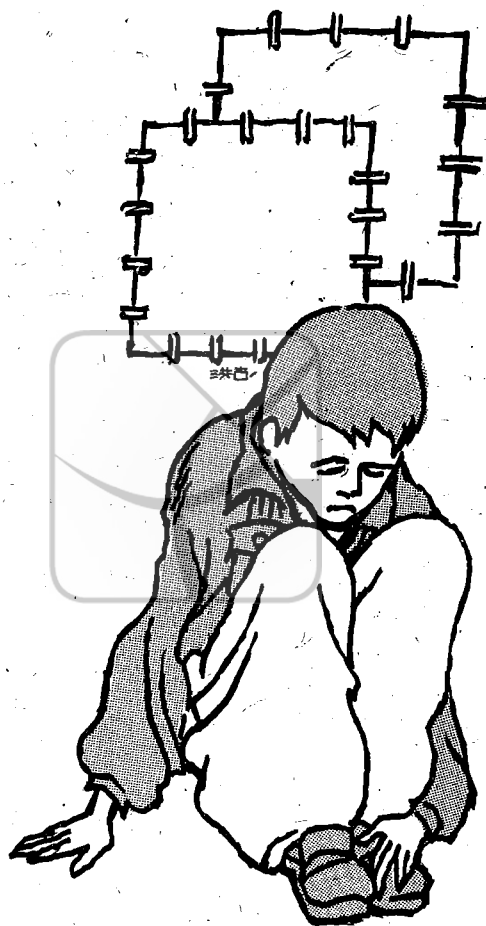
列車

突然被刹住
急急奔馳的列車車廂里
我被拋向前
像在延續我
無限生命的姿身
痛苦地持在空間……

爲了我是車廂中的一名乘客
爲了我是一個人……
被拋向前的姿身是必然的罷

當生命的列車
突然被刹住時
我被拋向前的姿身
是如何地吃力呵

1972



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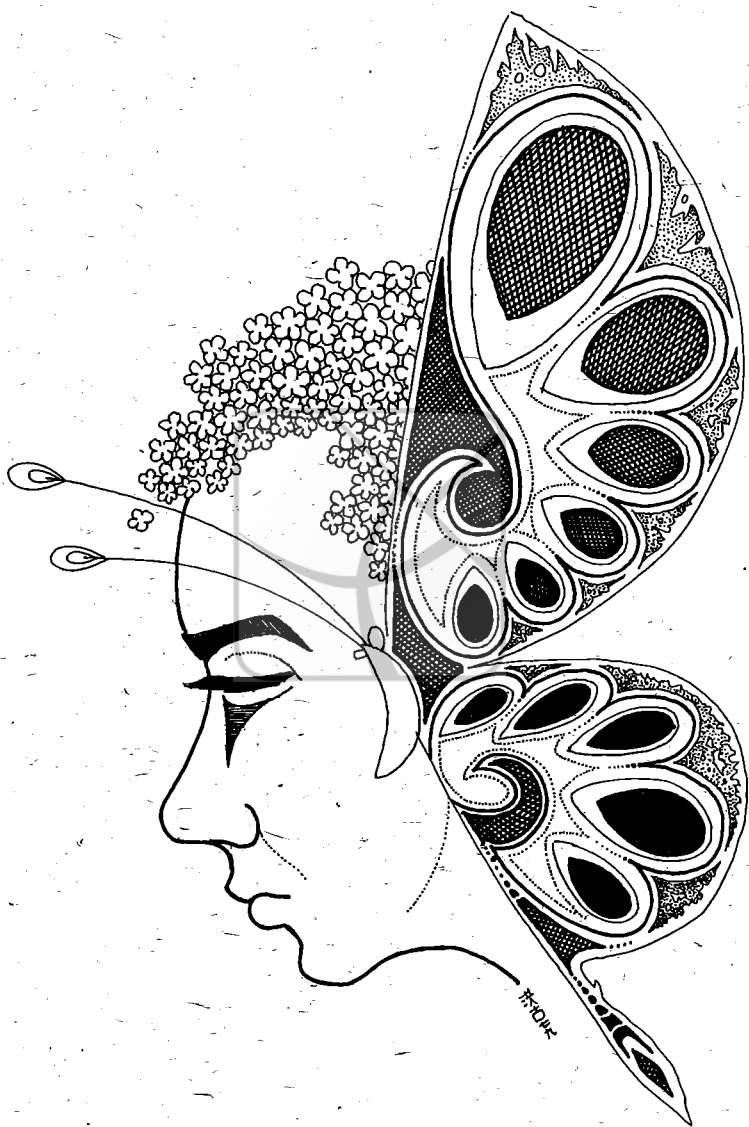
常常聽父親講述
小時候擁有一隻缺手斷腳
或者沒有眼珠的玩具狗熊
的喜悅和滿足

父親一輩子就只做個
補鞋匠
每天忙着一針一綫地縫補
一雙雙困了慾望
而奔波穿了的
鞋子

是否生命就像鞋子一樣
補了又得補呢？

常常，我不敢要求
一些個什麼
我怕連僅有的貧窮
也將失去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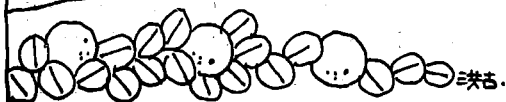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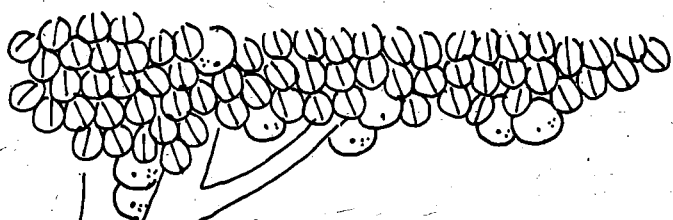
夢

偶爾會有一隻美夢
掠過我的酣睡
躡着腳
在我辛勞後的疲倦里

醒來時已不見踪影
我用心把夢憶起
只感覺到還沒做完工作
的恐懼
令我無法再安睡

世界的完美
集中在夢中一瞥
匆匆且容易忽略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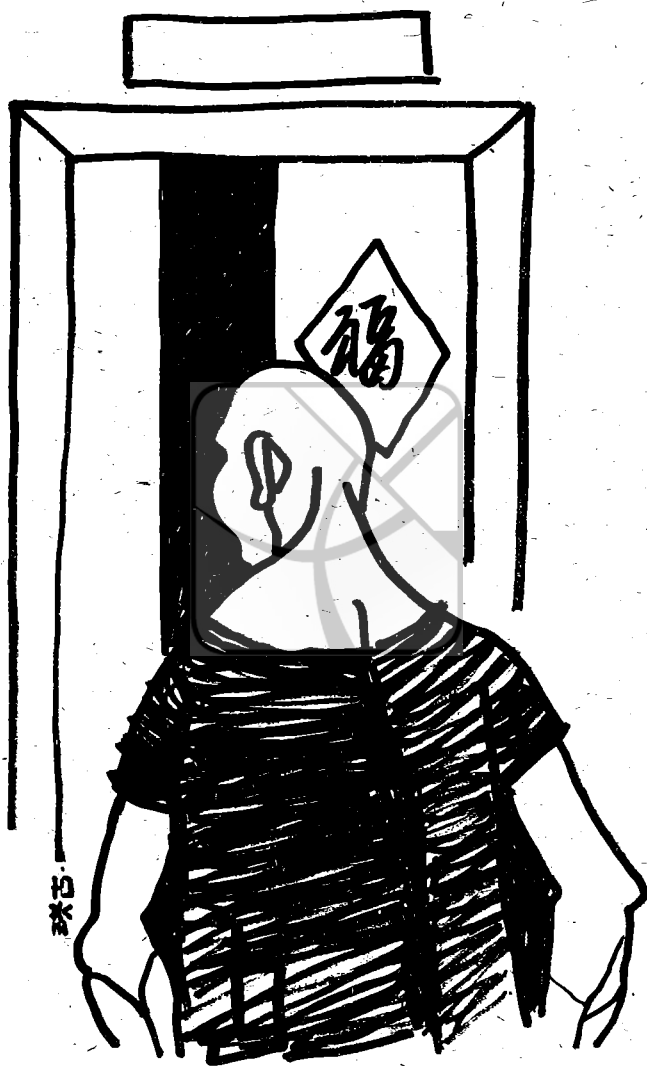


共古。

成熟的果園

這座果園是誰的
我不知道
我常常站在這兒看
懷疑它是否有人管理
同樣的枯葉越集越厚
沒人打掃，像一塊棉被
溫暖地披蓋着大地
果子熟了
掉落冥冥的大地
爛在成熟濃濃的酣睡里
有時，也許會有一隻松鼠，偷偷地
把成熟的果子
搬回洞去，一顆接一顆
直到跟疲倦一同睡去
把夢留給自己。
它們的睡眠多甜美
我也將這樣睡去
我也將這樣睡去

1975



嘔吐

受了權勢的烏氣
爸爸放工回家
又在發牢騷了

有時，發發牢騷也是好的
好叫我的腳指頭
不敢從鞋頭探出頭來張望
好叫弟妹菜也不敢多夾一筷
飯也不敢多扒一口
那麼多的
現實吞進肚子里
叫胃怎樣去消化呢

「他媽的！」又是一句
反胃的現實
給嘔了出來

1975年4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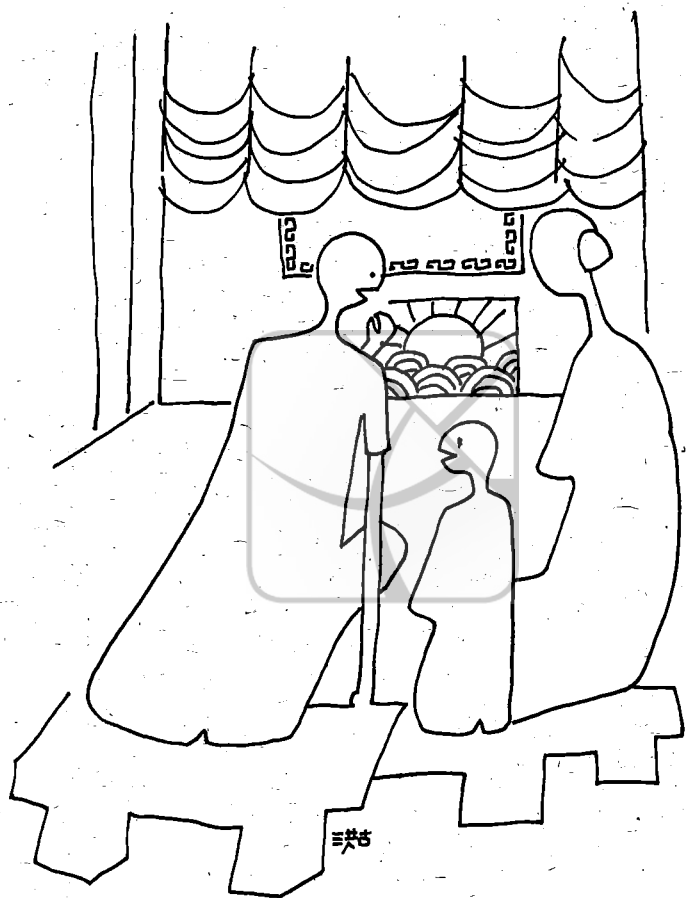


三花

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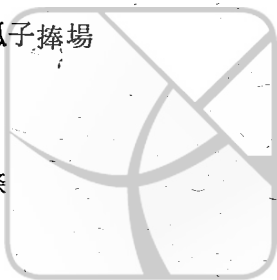
你打老遠的地方
拋棄了欲望
回到我的家門旁
喝碗熱騰騰的稀粥吧
雖然沒有驅寒的燒酒
沒有取暖的爐火
要知道，這是我最好的了
若你已倦於漂泊
飽經世界的廣濶和深奧
且垂首
睡在我的懷裡
像一串成熟的稻穗
睡在稻香里
要知道，這是我最好的了

1975年8月11日



酬神戲

今年又做酬神戲
今年又是太平年
沒有天災人禍
人人都平安大吉
我們這撮平安人
年年都蹲在戲台下
啃甘蔗含酸梅嗑瓜子捧場
鼓勵演出酬神戲
我們這撮平安人
逆來順受
只求保全老命一條
平平安安，年年
看酬神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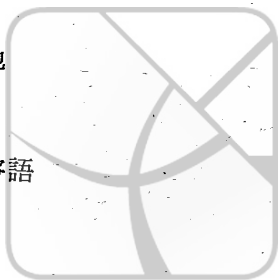


1975年8月12日



故鄉寄來的一封信

故鄉寄來了一封信
是年幼的弟弟的筆迹
寫在一張從習字簿里
撕下來的方格紙上
鉛筆又鈍又黑
字體又歪又髒
很認真、很辛苦地
走向我
還有一小撮新米
是年老的媽媽的寄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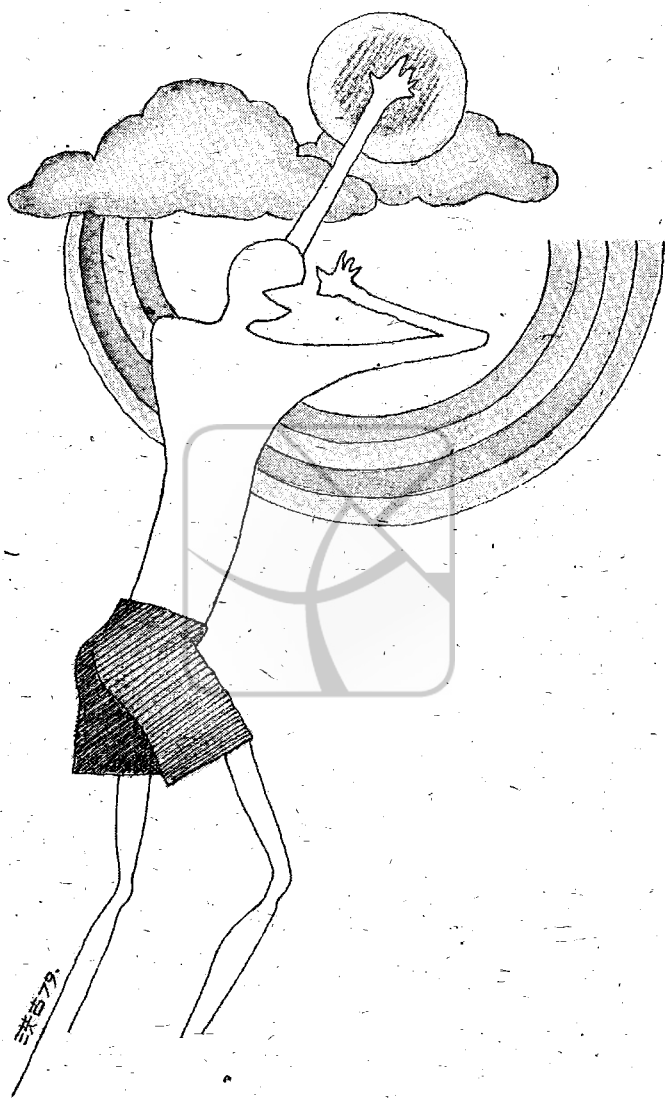
1975年8月28日



燃燒

煉鋼廠的熔爐里
鐵漿是沸騰的
熾熱地燃燒着的煤
爲了存在而燃燒自己
在這動亂的世界里
我們活着像一堆煤
只有燃燒
才能忘掉戰爭
忘掉死亡
忘掉人類歷史的辛酸
只有燃燒
才能把心中的熱情釋放
才能熱熱烈烈地活着
才能熱熱烈烈地死去

1975年9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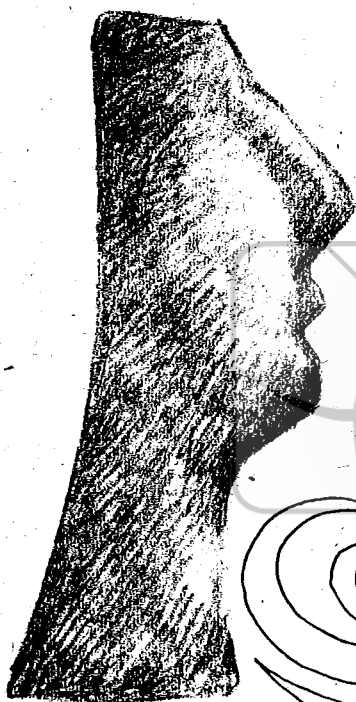


迴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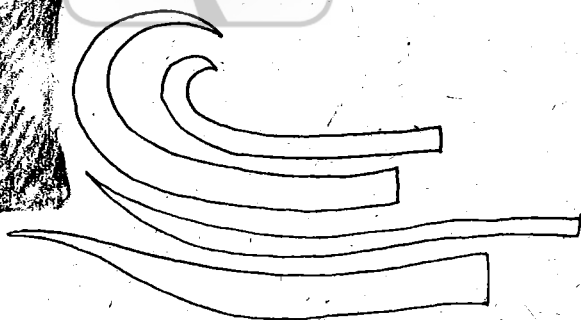
山腳的貧民窟
一個赤着上身的小孩
很認真地告訴我他的發現
「站在山頂大聲叫喊
周圍會有人應聲
學你叫喊」

連回音的原理也不懂的
窮人家孩子，忙着幹活
也常想爬上山頭
大聲叫喊
他試過，在山下
世界只是個聾子
什麼也聽不到
是個啞巴
不會回應

1975年10月8日



顎骨



相望

到海邊來的人
都愛坐在岩石上
背向陸地
向大海凝神
海水却老沖上沙灘
海水沖向陸地
個中原理我想我懂
對人人望向大海
他們的心我還抓不透
他們望不了多遠
海水也漲不到多高
但人人望向大海
海水沖向陸地
人人都習已爲常
有誰會去理會是逃避還是嚮往
一邊是無際的人生
一邊是無涯的情欲之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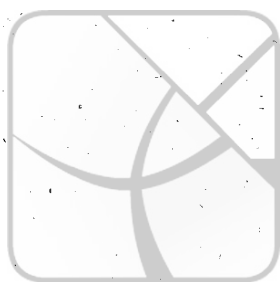
1975年10月13日



夜空

一直都以為
白天的光芒展示了一切
可以看見天空
了無牽掛的遼闊
舒展的雲
時刻的變幻
但孤傲如世界者
本應保持某個距離
緘默，保持神秘和含蓄
像白天一樣一覽無遺
我們不會歡喜
直到某個夜晚
值完長長的晚班
走路回家，在黑暗中
突然想到毫無關連的死亡
而怔怔地望着夜空
看見繁星閃爍
隔着幾個光年的距離
靜靜地互相守望
彼此默默地燃燒的生命
向我展示黑暗的內涵。
白天的光芒
太眩目、太霸道
使我們忽略了
許多真象
生時我一定也忽略了很多
像在白天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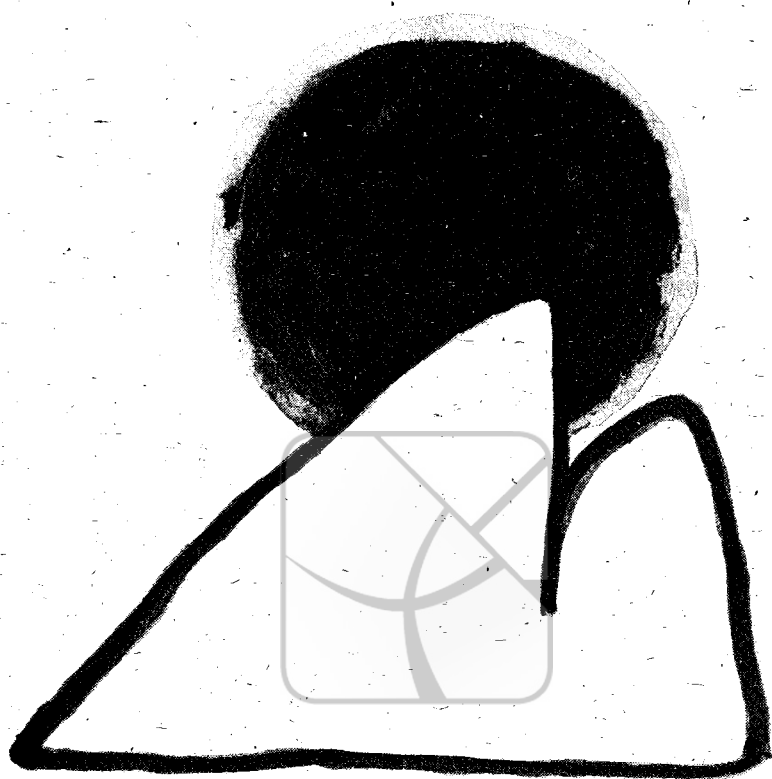
1975年11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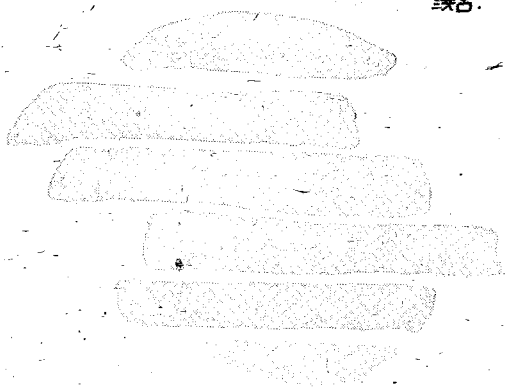
海

人要有大海的胸懷
才好看海
看潮汐漲落
受太陰的支配
看汹涌的波濤
受海岸的限制
人們從大海
要去了那麼多
海還是海
潮汐依舊漲落

1975年11月28日



漢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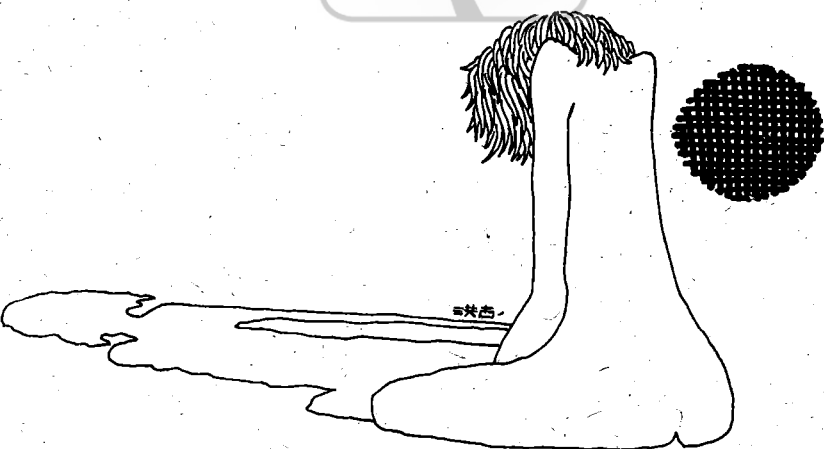


獻

一串金黃的稻穗
懸在風中
給出香味
給出成熟
給出意義
我們都慣于守候
觀察稻穗成熟
臆度其他穀類也一樣
葡萄跟草莓也差不多

如果你是河
你就流吧
如果你是山
就堅持你的孤傲
流是河的
孤傲是山的

1975年12月22日



回歸

時候到了我就走
沒多大關係
世界依舊豐盈依舊富饒依舊
生生死死
在來來去去之間
生命之大也就可以想像了
我們只不過是一股塵埃
時間的飛車飛馳過
引起的一陣小小的騷動
飄揚起落在嗤鼻厭惡和諂媚奉承之間
一陣騷動後一切靜止
也只不過是對大地有所交待
我本是微塵一撮
成于偶然的捏造
還帶了幾分水的懦弱

1975年12月29日



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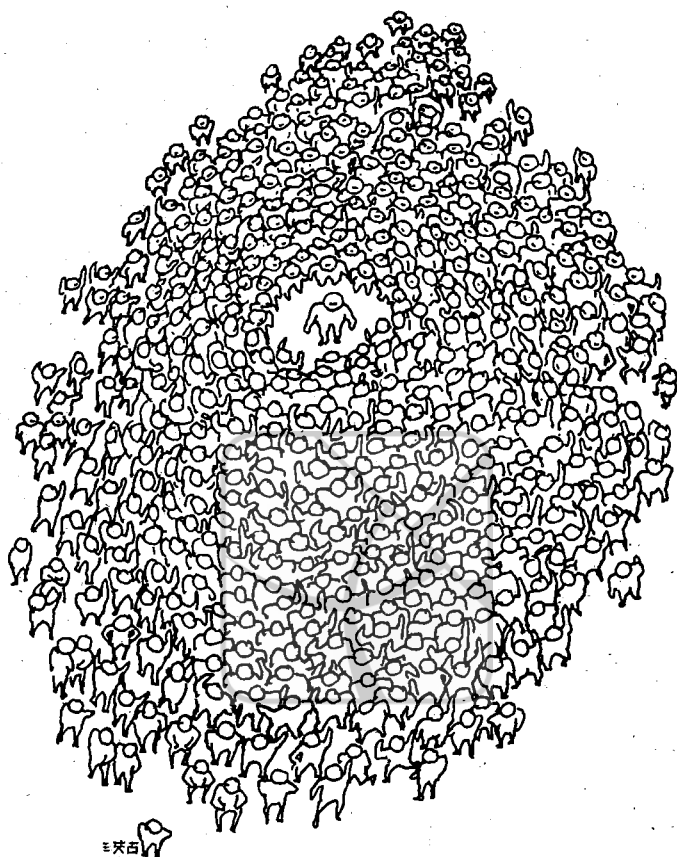
輪到我登場了
小生和花旦在台上也不知唱了多久了
唱着唱着正唱到低潮
正是我出台的時候

我嘛只不過是個
小人物・出場
只不過是陪襯
顯出人家的偉大
自己的窘態

也罷了
伴着一聲鑼一聲鼓一聲喝采
一步一個躬一個揖
湊個熱鬧

這場戲是去年前年大前年也演過的

1975年12月29日



Amoeba

這是一個擁擠的場面
任誰都是匆匆忙忙
任誰都是一團模糊
我在其中
顯微鏡下一只微小的
阿米巴
就着生活的齒輪
轉進赤熔爐凝固缸壓縮機分解器……
溶化凝固壓縮分解……
全盤變動

又叫變形蟲的阿米巴
千變萬化
却還堅持着一粒小小的核
一個小小的
清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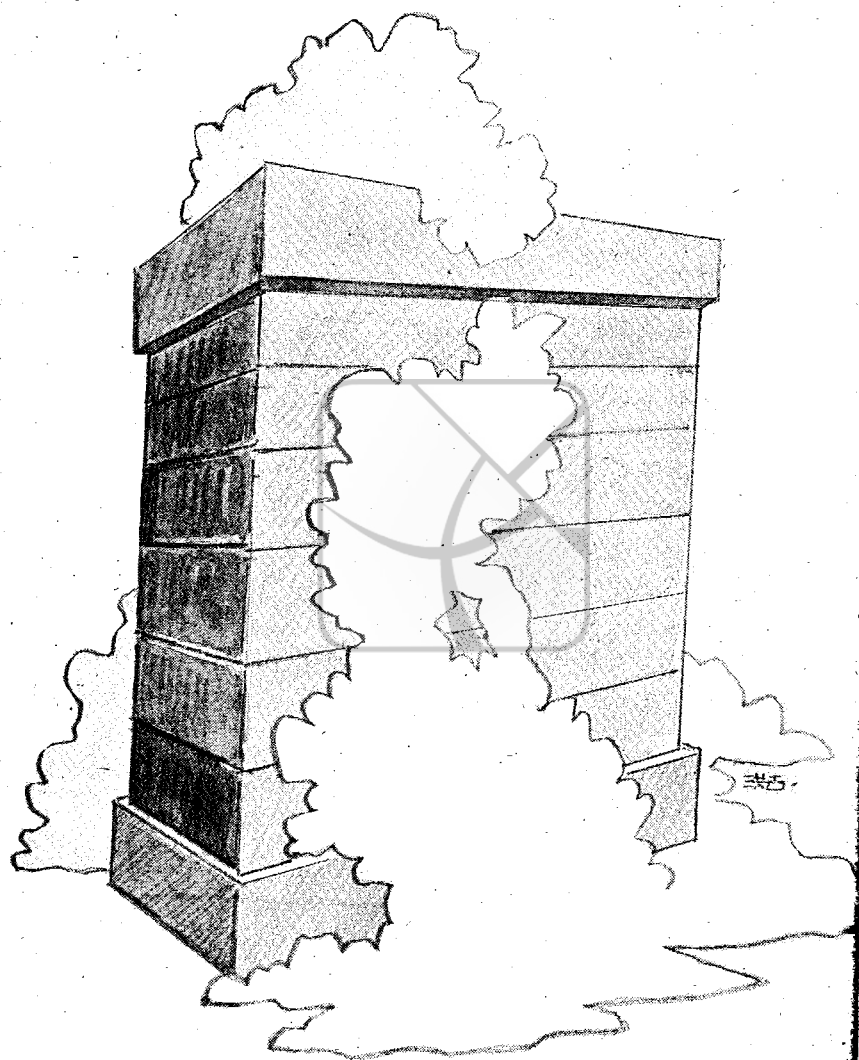
1976年1月28日



雨

起先只是小小的不滿
凝在心頭
濕度加重
才擴散到整個大地去
雨就這樣形成了
風暴也是
雨落下，總是毫不遲疑
即使千萬支箭矢標槍
全沒入塵土
不滅的生命
靈魂必定在陽光下升華
形成另一陣雨
醞釀另一場風暴
沖擊大地

1976年2月10日



牆

草這植物一定是不喜歡牆
蔓藤也是
這道裂縫剛給補好
別處又給鑽裂
外頭的草長了進去
里面的草長了出來
蔓藤也在牆頭糾纏成一團
分不開來，還開了花
雖說牆內有一番天地
牆外也自有一個世界
有時，實在弄不清楚
牆這東西到底是
護衛還是囚禁
幹嘛每家人都愛修築牆
圍住自己

1976年2月10日

球石



河

是河就得流下去
不管河水是清是濁
別埋怨我只會悠悠地歌唱
有時我也會汹涌冲擊的
山河枯了的時候
我激流着人類血管里奔騰的血
河堤崩裂的時候
我泛濫着人類心底狂亂的欲望

我常想：

何以戰爭以血染紅我
何以文明以渣滓污染我
已經有流不動的感覺了
過多的恨和欲阻塞在我的血管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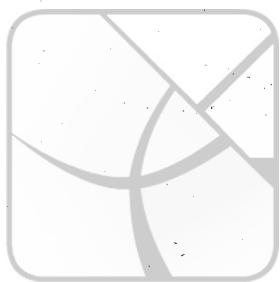
1976年3月29日



吶喊

我們同呼吸的
空氣中
時時沖擊着無聲的叫喊
受壓迫的
受驅逐的
受苦難的
一如平靜的海洋
時時沖擊着汹涌的暗流
暗流來自我血液的源頭
吶喊來自我生命的根本
無形而時時在沖擊
無聲而時時在吶喊
在我們同呼吸的
空氣中
爆炸

1976年5月



瘋人院

其實我沒瘋
被安置在這裡
全是你們的鬼主意

我在這兒
大家都安全、很放心
讓我有不滿就大聲批評
有不平就痛快地譴責
四面是冷冷的牆
沒人控告
沒人理睬

其實我沒瘋
對你們這樣的安置
真是謝謝、太謝謝了！

1976年9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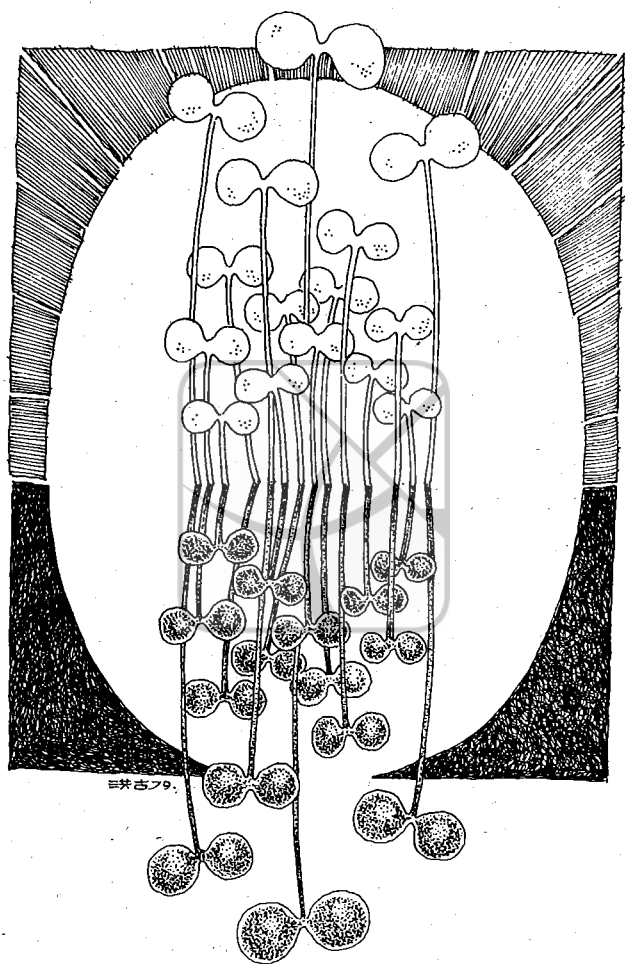


預言

有人預言世界將恢復
古時代的冰雪時期
到那時候，世界的臉孔
是白茫茫的
是冷冰冰的

人們對世界氣候的變化
必定是非常敏感的罷
早在我小時候
父母雙亡時
我已從人們的臉孔上
看到他們已事前感應到
世界氣候的變化
和今天我們盛傳的預言

1976年10月25日



三井古ア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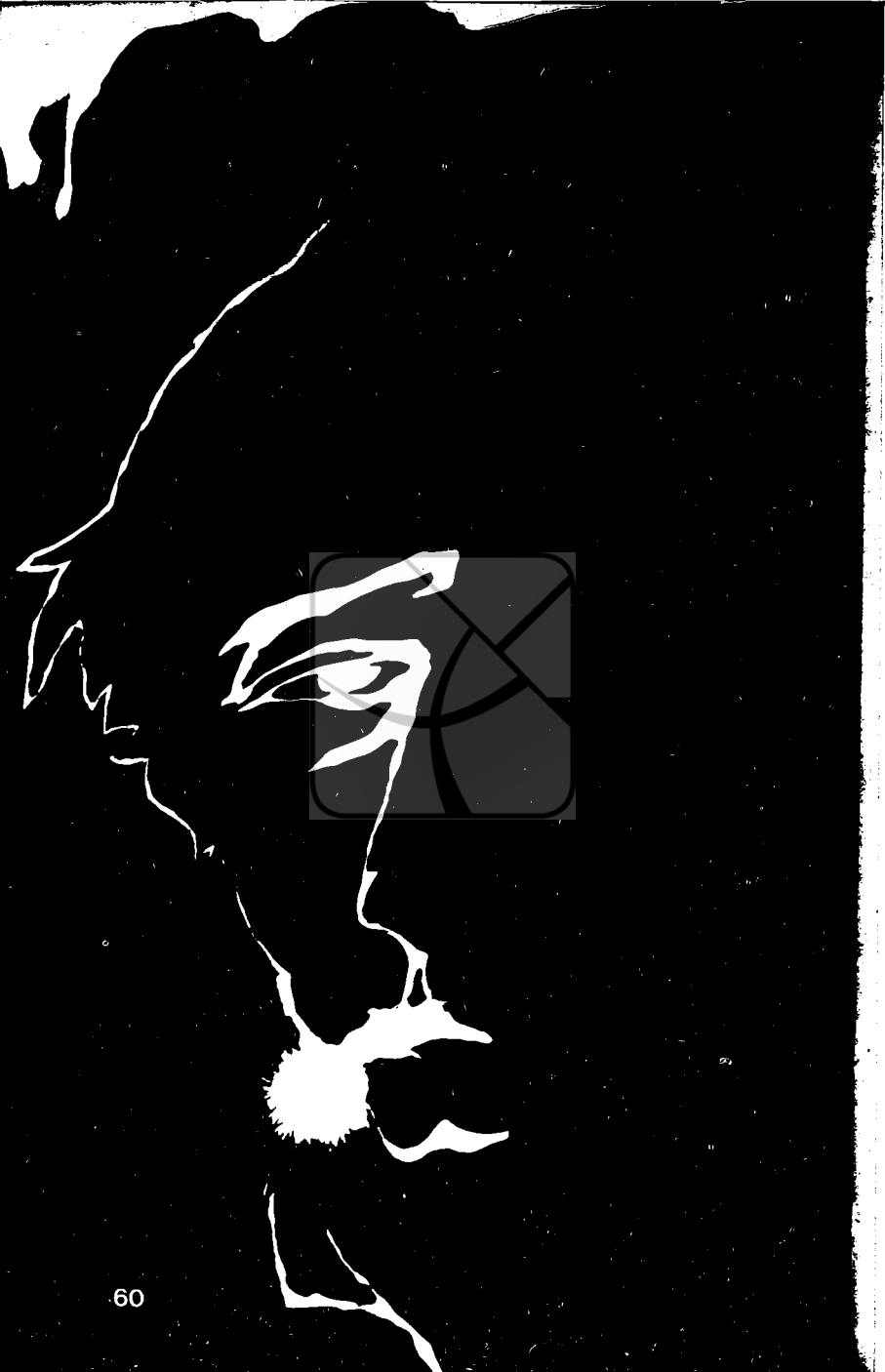
葱

有人說：
生命如花朵
一瓣瓣開放燦爛
芬芳令人興奮

有人說：
生命如蔥頭
一片片剝開寒儉
辛辣令人流淚

我贊成前者的樂觀
因我看到社會的繁華
我更相信後者
因常人只看見花
蔥頭埋在底下

1976年12月3日



烟頭

所有的眼睛合上
人人已看厭了這一切
所有的嘴巴閉起
生命已無爭辯的餘地
所有的耳朵關掉
生活已沒知心的慰語
這世界，世界已濃成
深得溶人的黑暗了
黑暗中，我竟
懷疑自己是
黑暗，而悸動起來
我是多不願意溶化
多不甘心消失
猛吸那截短得灼唇的
烟頭
照見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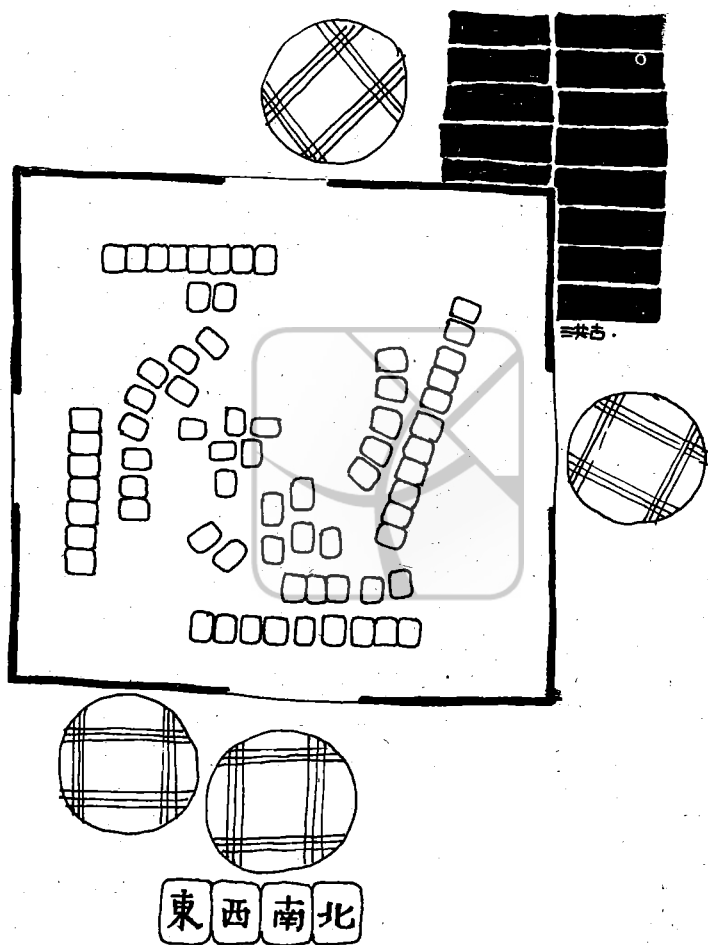
1977年3月8日



幻滅

炎熱的正午
人群擁擠擁擠擁擠在
腸胃般的街道上爭先恐後
且被消化得肢離體碎
衣著時髦的身子遙遙走在前端
滿是不合時宜的腦袋
掉在後頭趕不上來
心畏懼權勢的烏氣
沉淪人海中迷失了自己
沒了依附的靈魂
在炎熱中游離幻滅
只有臉皮挺厚着
裝着笑臉賴在世上
這麼一副身軀
在令人昏暈的熱氣下
造成蜃景幻影
儼然以前驅自居
在這昏沉沉的社會里

1977年3月10日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長又長
拿把尺來量……」
不必量我也知道
長不下去了
我們通宵達旦建築
叫啞了嗓子
喊破了喉嚨
外頭暴雨正狂
世紀的風沙正緊
怕是再也支持不住了
大家已昏昏欲睡

「算了吧！」
四方齊推——
牆倒城塌
留下一桌文化廢墟
等明早
目不識丁的
工人來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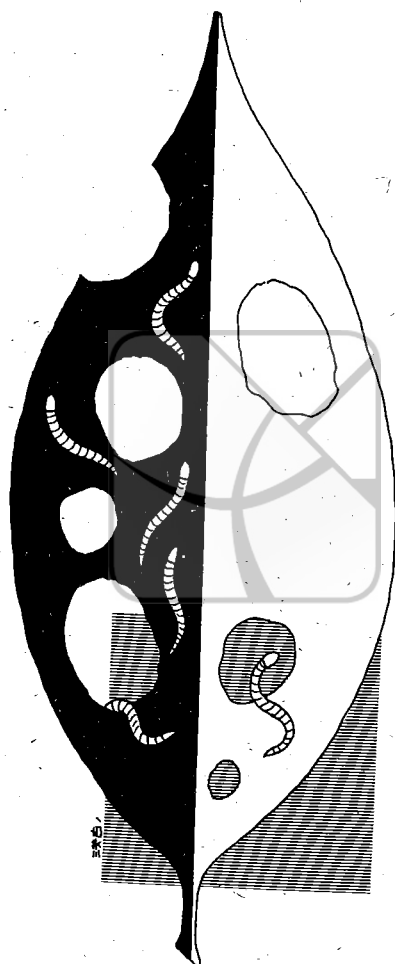
1977年11月18日



政見發表大會

群眾一哄而散
振臂高呼的主義
允諾人民的福利
已在九霄雲外
通貨膨脹是正經
物價高漲是正經
賣命幹活是正經
夜雨，却還嚕嚕嚕嚕
大發偉論
這兒一點民主
那邊一滴自由
濕了我的床、我的枕、
我溫暖的被窩

1977年11月22日



吃的藝術

咱們最講究吃的藝術
咱們乃最會吃的民族
煎炒炸烤、燉燴炆熬……
未開眼看世界的小老鼠
和酒生吞最好
精靈的猴子要活活剖開頭
澆酒食其腦
乳鴿鹿茸熊掌
吃的文化足可炫耀
吃盡山珍海味吃完飛禽走獸
還講究吃的藝術
還最會吃的民族
竟吃起秋海棠葉
吃起自己的手足

1977年12月19日



盲腸

只剩下短短一小截的
葉亞來街
牽腸掛肚地延續一大段辛酸的
歷史，累累贅贅的一段盲腸
空空盪盪
在吉隆坡繁華的體內不除不快
是我的傷

「還是把它切掉
除掉後患
免得人人患上盲腸炎
而血管炎
而臍帶炎」

1978年3月23日



筷子

竹製的
木製的
玉製的
象牙製的
銀製的
筷子
是咱們吃飯用的
三千年了
才從水深火熱的湯里
夾起一粒
圓滑的
鵝蛋

噢！原來還是姓林的夫婦

1977年12月1日



梅花

貼了「開枝散葉」的揮春而猶未那回事的
老花販猶辛勤地洒水
含苞待放的
梅花，是打老遠切斷
運來應節的

插在花瓶裏
梅花是斷不會生根的
只燦爛一陣子喧嘩一陣子
每逢新年
叫他們感到
春。叫他們快樂
叫他們回憶
叫他們傷口發炎



1978年2月22日



石猴記

——我坐在吉隆坡繁忙的小巴車站
獨看「西遊記」

用整座城市的
噪音污染令漠匆忙勢
利匆忙冷漠污染噪
音污染冷漠匆忙勢利
熊熊的五昧真火
烹我？

呵！
我乃大鬧天宮
打翻太上老君煉丹爐的
齊天大聖
今生不幸爲人
仍頑強仍傲骨只是靈氣全無
掉入凡塵被如此煎熬欺凌
竟煉不出世人一雙炯炯的
錢眼金睛
七十二變的咀臉
一個筋斗高高吊起的本領

1978年3月28日



營火之外

開始是大合唱滔滔江河一瀉千里
唱到緊要處
猶疑成
一大片
沼澤

就這樣停止這樣就停止嗎？

都睡了、靜了
喃喃的夢囈和鼾聲是唯一的
高音，越唱越壯懷激烈越不知所云
一兩個被寒流冷醒的
用不甘心的枯枝
撥動篝火餘燼
飛起的幾顆
星火
是看透黑暗的
他們的眼，却又悄悄閉上

1978年4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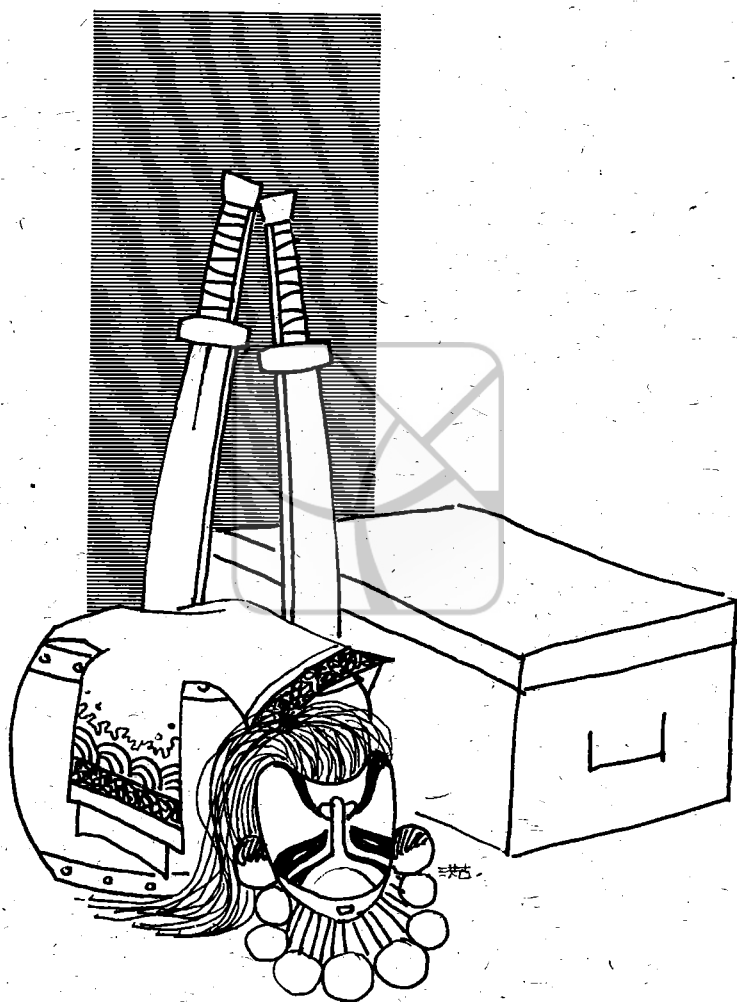
水的精神

由於太過太過冷了
我凝結起來
展示固體的堅固
冰的冷度

別以為我只有液體的
懦弱，只往低流
只適應遷就
太過太過熱了
我的意志是沸騰的
灼燙
向上

常溫下，我是
水，灌溉只灌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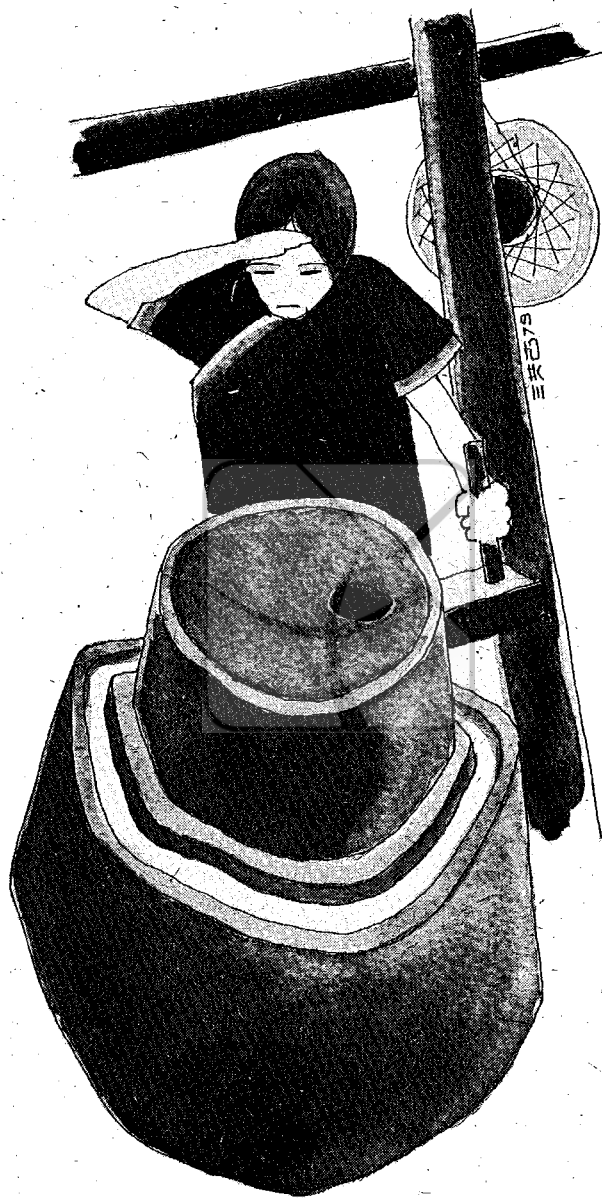
1978年4月5日



看史十六行

在心中澎湃沖擊的
莫非就是血管中沸騰的
長江黃河
這些日子
我總徘徊
在史書和文物之間
細讀日漸被剝單薄的
祖先的臉譜
坐視日漸被吮吸乾的
祖先的血汗
而竟還有人瞎嚷
一再保證我們明日的輝煌
匆匆的鞋子啊
你豈能裝着不知
營營的蛆啊
你豈能裝着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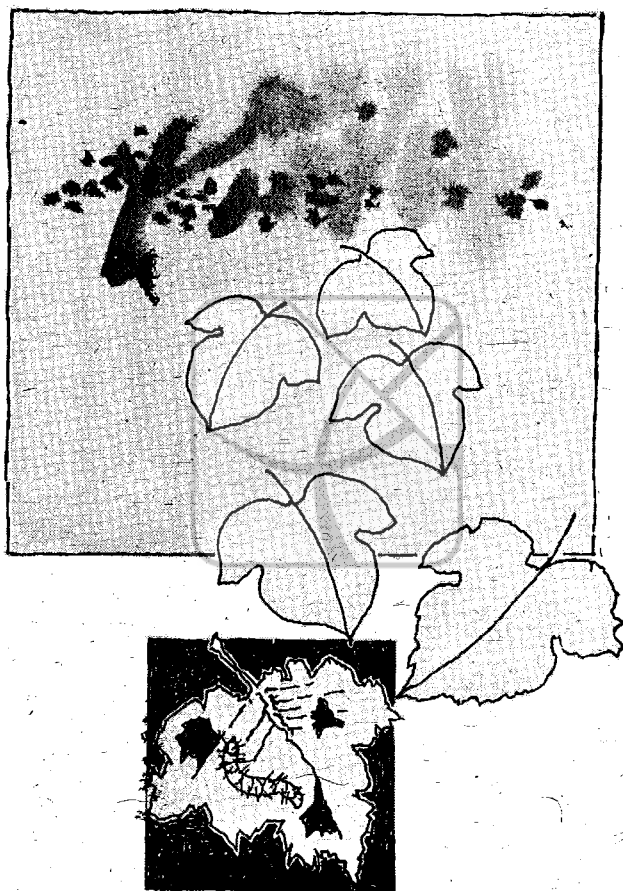
1978年5月10日



年糕

自小就愛吃母親做的
年糕，甜甜粘粘
記憶年年
輾轉磨了又磨
磨出糯米潔白的
內涵，是年糕的靈魂
那年洋鬼子踐踏過稻田
那年日本鬼子踐踏過稻田
折磨復折磨的是
糯米一樣的
我們，磨成母親做的
年糕一樣韌一樣粘

1978年5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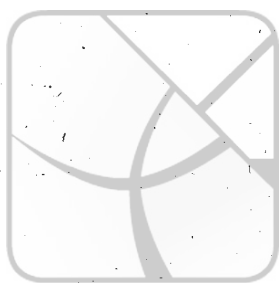


風景

進得林來
不是每一片楓葉都是紅透無蝕的

我們
老愛站得遠遠的
這樣才可以把一切
看成山
看成水
看成風景
而感嘆古來聖賢皆寂寞
而天地悠悠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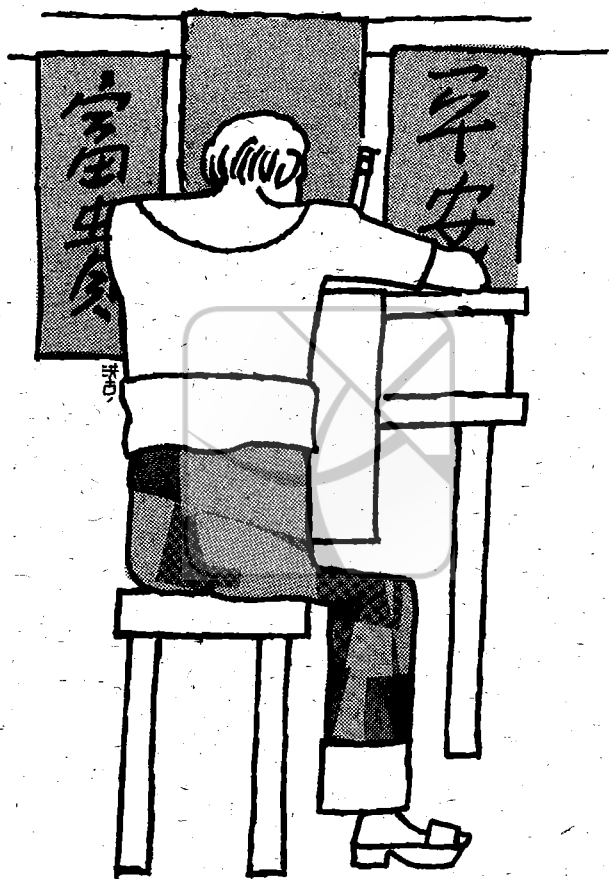
1978年6月22日



我們

故國錦繡山河
只是幾掠浮光幾筆潑墨
所謂國恨家仇
真不知恨些什麼仇些什麼
我們所讀是人家的神話傳奇
不是自己的歷史辛酸悲愴
至於鄉愁，我們土生土長
若有，也只不過是一絲
傳統節日的神傷
在粽子里。沒有詩人忠魂話淒涼
切開月餅。沒有殺韃子的悲壯
過年嘛，也只不過是酬神戲
演他一場，苟活一場

1978年8月2日



揮春佬

曾爲紅樓朱門添了一碟榮華富貴
曾爲斑牆剝壁送了一側歲歲平安
曾是一掠紅艷艷的火
劈劈拍拍燃遍了半邊天
一手蒼勁的隸書
是四五十年臨摹苦練成的
中規中矩的正統
雖是幾毫錢的狼毫
淡淡的華字墨
也揮得它氣吞萬里山河
捺也捺不住滿腔豪情滿懷壯志
恨只恨來來往往的蓬頭毛筆
滴墨不蘸
連停下來瞧一眼的雅興也無
更甭說得吾書法真傳的抱負了

六十四囉！

今年只剩下一個

他

悵悵於街頭

寫一張，晾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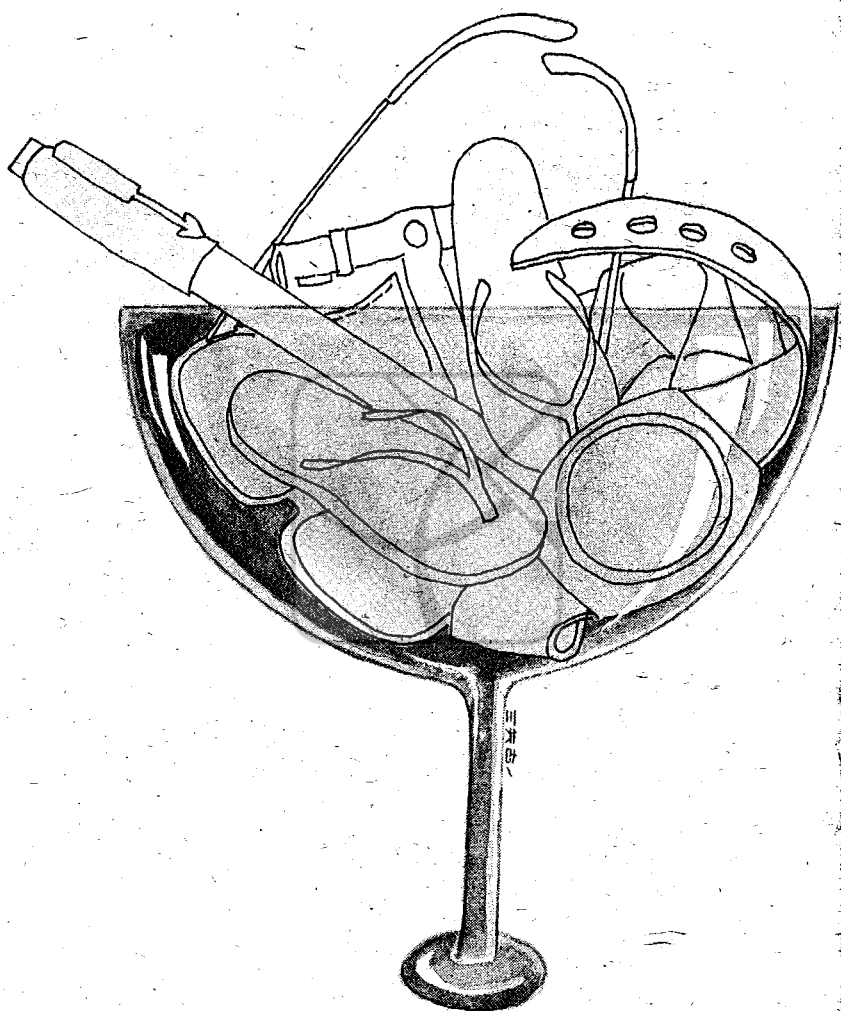
豪情壯志，依舊

晾了滿街頭

滿腔悲憤

凝在心頭

1978年8月21日



當我死後

這樣不知合不合法
當我死後，詩人
把穿蘋果牌牛仔褲的雙腿
砍下給美國
穿峇迪T恤的上身
留給馬來西亞
穿日本拖鞋的雙腳
送去日本
戴知度時手錶的左手
砍去給瑞士
握派克筆的右手給美國
滿口英語的嘴巴
割給英國
戴RODENTSTOCK眼鏡的雙眼
挖去給德國
這樣不知算不算
國際化，合不合法
當我死後，詩人
我無主的靈魂就會這麼想

1978年9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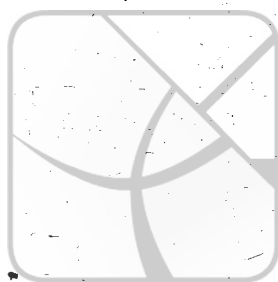
如此而已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只是吃不消咽不下
偶爾瀉瀉肚子反胃作嘔
得三兩酸句
孤芳自賞反覆吟咏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正如老婆梳粧時偶爾想起
拍張照片
老來紀念
沒什麼了不起

所謂叱咤風云
只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翻騰一番然後躺下，乖乖的
也未必不朽
如此而已

1978年9月27日



精武山的早晨

麻雀最早

帶來一羣吱吱喳喳

精武山的早晨

打太極的有之

晨跑的有之

背剪雙手散步的有之

坐在石椅上的老伯穿着寒衣

感不到昨晚那對情侶的溫暖

讀早報把彩票中獎號碼對了又對

讀武俠小說豪放豪放

讀物價上漲他媽的王八蛋

讀抗議示威請願

絲毫不影响早晨的空氣

打太極的行雲流水

打坐的坐危不亂

早晨七點鐘

精武山下的咖啡店

一支茶匙在杯里也搗不起

什麼

1978年10月16日



名字

你們問我叫什麼名字
我說：有財
你們都笑了
像年老的爸爸還蹲在街頭
替人補鞋，手里的針
針針刺痛我的心

比起你們的名字
有財，實在俗不可耐
想到爸爸一輩子勞碌
弟弟自小就得跟着爸爸
學習縫縫補補破爛的生命
有財，却是那麼慇懃
那麼親切

1979年3月21日



與某人對奕

說來可笑
明知道對手太強了
自己非輸不可
這盤棋還是下定了

將！說來可笑
我無諸葛之謀
也須謀得柴米油鹽
將！說來可憐
我無張良之才
也須奪得衣食住行
將！我深思熟慮的每一步棋
自度都能置對方於死地
他不經意的一着
已尅住了我的八方風雨
使我潰不成軍

說來可笑
明知道非輸不可
還是下定了
即使只吃得一兵一卒
只剩下一殘兵敗將

1979年4月11日



鼓手出版社出版
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資助
拿坡崙印刷承印

1979年6月初版

封面設計：龔思平

題字：洪浪

插圖：洪古



咱們的詩人，寫晦澀唯美
或概念化的詩的多的是，
多我一個不爲多，少我一個不爲少。
大家都寫得大同小異有啥意思呢？
我總覺得應該有多些人
出來寫有人間性、有人情味，
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的詩。
所以我走上了這條路。

——摘自子凡的信